



書房漫步

紀果庵

每逢寫完一篇文字，不管像樣與否，心裏總有一片說不出的輕鬆與喜悅。我想，像福樓拜爾巴爾札克那麼，以幾十年的工夫完成一部偉作，甚至是爲了還債而咬定牙關執筆，那該是如何的苦痛。工作繁重，日子悠長，何時才能鬆一口氣呢？我爲這些先哲杞憂着。如我這渺小的人，作文章也不過出於一時偶感，偉與不偉倒也不必想到，可是費頭腦却亦是事實，蓋愈是不學愈要搜索枯腸，爲了表達自己不能表達的意見，必須像古人的獺祭似的，把常看的幾本書翻來覆去的搜檢，希望遇到可以引來作爲幫助自己達意的材料，即使被人罵作拉書袋或文抄公也覺得愉快，因爲畢竟找到了幾句適當的話，比自己說得更圓滿。文字寫完，把拿出來的書一一還到原來位置，好像遠人回家，這也是一團安慰，於是想想看，還有什麼必需寫的文字沒有，坐下來喝一杯茶，不會吃煙就看看淡淡的雲，剛剛買來的雛雞和小鴨，叫作「小虎」的黃狗搖尾來了，院子雖是很小又簡陋，心却寬朗起來了。

買書不一定要讀，要用，猶如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

其他不必需品一樣。酒是必需嗎？煙是必需嗎？可是有了錢的大腹賈與拖車子的苦工都要牠。於是想到有些「正經」人一定要罵別人清談，其實他們也並不是整天緊綳綳過「宣言生活」的。那就有點不合理了，吃飯後一定不許吃茶或吃煙，或者說大家只能吃糍飯團而不許吃窩頭，只許吃火氣旺盛的徐州高粱不許吃紹興花彫，這好像全不必須。因之，我仍然是我，沒有錢買書還是要過門大嚼。昨天在日本書店裏看到翻印本的倭名類聚抄和厚厚的東洋書誌學研究，心想買了罷，可是又不識日文，倭名類聚抄是漢文的，書誌學乃是專講日本書，有什麼用呢？但回來以後心中老不安貼，好似小孩子要買沒有什麼用的鬼臉木刀而被大人吆喝了，真是委屈，第二天，托朋友終於買來了，而且十分省錢，倭名抄約六百頁，八十元，書誌學二千餘頁，一百八十元，若是商務印書館，必要一千多，雖然是不大了解，還是打破了午睡的習慣，把二千多頁的書翻了一通，看看許多寫經的書影，和中國書的刻本書影；有說不出的欣然，不懂也算是懂了，好好地，小心地把破了的馬糞紙書帙裝起來，放在書案的架子上

，作爲得意的收成了。我有一位學生，他作一文記我說：「每天只是看看書架上的書，不必翻閱，也許僅僅撫摸一番，就會心的笑了。」我說他很了解我。一個人都應當有爲他的興趣而犧牲精神的權利，我以爲這是不應當被無理的干涉的。

現在說說我的所謂書房，實在也是一間非常簡陋的老屋，天花板上白灰粉一遇雨天就一片一片落下來，也許落到視池裏，更許是菜盤中，因爲這房屋也兼作餐室。晚間老鼠吵得你心煩，書上都是尿瀝和糞粒，昨天從書桌抽斗裏發現了成窠的小老鼠，八個，母鼠逃了，可憐又可恨的小生命餓了我的新近討來的小貓。這窠弄得十分妥貼，信紙，報紙，書封面，都撕得粉碎的鋪着，上海朋友的來信有，北京朋友的來信也有。去年買的一部「碧夢簪石言」的封頁上半段，也發現在此。因爲要抄下一點關於龍門石闕的材料，（驚心的砲火使我關心這幾千年來的寶貴遺產）石言上好像有些記載，於是從書架的底下尋出，才曉得書的一部已竟作了鼠的襪襪。這房間排了七架書，而七個書架各具姿態：有的是帶着玻璃門的好像有點華貴的大櫥，有的是用極壞的木料作成的半身不遂的架子，又有的是籐條編起來禁不住洋裝書重壓的可憐虫。總因爲不是從一個地方在一個時期買來的，所以才造成這種「不整齊的美」。而這幾個櫥櫃絕對不够用，不得不把他疊床架屋的擺起來，在書道全集上擺着合訂本的史語所集刊，在集刊上還有兩層至三層的比較輕些的舊書。每個架子的頂部都是如此。於是當我要抽尋一本壓在下部的東西

時，那就麻煩了，一層層取下來還有耐心，上面的鼠糞先要撲鼻蓋臉的落下來，灰塵還算其次。頂討厭却是把拿下來的書從新再放上去，建設永遠沒有破壞容易。我有幾冊厚重的書，如故都文物略和東方文化研究所發行的龍門石窟之研究，每一冊書都是十幾斤重，龍門研究尤甚，差不多有二十斤。這書被放在很高的一層，拿下來極其吃力，但若放在下層就更囑囑，因爲是時常要翻閱的。那兩只有玻璃門的厨多麼可珍貴，只有「珍品」才配放到裏面，可是我這人是懶慣了的，隨便那種書乘着便利放進去就不管了，譬如一部黃紙的宋元學案，可以佔一大堆好位置，而任很難買到的貞松堂吉金圖綴遺齋彝器釋等在外邊流浪，磁青色古雅的封面承受老鼠的恩惠，刻本的紀文達全集和通行四川板的說文釋例說文句讀也洋洋自得的在玻璃裏面傲視着暴露已久的靈齋集古錄與清史稿。直到去年冬天，我又弄到一只較大的櫥櫃才把他們遷居。可是不幸，當我回北京的時候，生怕有久留不返的可能，催促家中把幾種較爲難得且常用的書寄回去，上面幾種書都包括在內，雖然我在北平很高興於二十包書籍很迅速而完滿的收到，（請注意，在今日這是不容易且不常見的）可是當再回到江南時，十分感到不便，甚至有些書，如越縵堂日記及內藤湖南博士編的清朝書畫譜等，簡直成了每天思念的對象了。

在寢室裏也放着一只櫥，這裏似乎應當收藏日常最喜愛的東西罷，事實上也不盡如此。自然，像去年所買的羅常培先生舊藏明刻本帝京景物略是在這裏的，而且一到夏天悶熱

的晚上，我必在蚊蟲擾擾之中讀他，好像連熱帶癢都可忘記。此外，凌亂的與零落的物事一樣不客氣的擠進來，只有四冊的文叢叢編，八冊的清代文字獄檔，都爲我們所重視。王文勤的石渠餘記是我從一小書店化二十元買來的，書品相當寬大，又是初印本，查查北平的書目已竟有寫上二百元的了，其實是絕不值的。我看了面子也是特別加以優待了。中國書之討厭，即在其糊裏糊塗，沒有完備的目錄與索引，我覺得能給一部分這樣的原料編上目錄索引，一定就可得隨手做不少的學問。我們搜羅的索引太不够用，燕大引得校印所編的只有清代三十三種傳記綜合引得，明清畫家名字引得，爲了幾乎天天要用，非請他們在臥榻之旁酣睡不可。王重民在北平圖書館編的清代文集綜合引得真是偉大的工程，也只有北平圍那種環境才做得到，當時只賣六塊錢，現在簡直如宋版元刊之不易覓獲，把他排在細琢細磨的燕大引得一起，很不辱沒。然而這麼一點點工具到底是太缺略，連北平圖書館印的國學論文索引，文學論文索引都沒有，事變前那是每一個書攤上都擺着很多部的。幸而前年花了很小的價錢買得十三經和二十五史索引，總算有了最基礎的東西。可是這種經史大著，彷彿大肉肥魚，天天擺在櫃子上要膩的，以此還是各從其類罷，讓他們作「史籍之縮轄，經典之彙鑰」的本位工作，好在我的十三經注疏是中華書局的縮印備要本，而二十五史也是備要的，都不怎麼可貴，唯有單行本的新元史倒成爲有資格展覽在玻璃櫥中的貨色，因爲近日也算難得的了。我求知最雜，掌故固是所好，講風俗地志的也以爲可

愛，尤其是自己的家鄉和現在所住的地方。下至草木虫魚，筆墨箋紙，只要能講出一番道理，總可增加些許智慧。所以，像程瑤田先生的釋草小記，釋虫小記，吳其濬先生的植物名實圖考，都十分感到興趣。例如釋草小記告訴我什麼是「藜」，什麼是「芄蘭」，什麼是「芘」。釋虫小記則告訴我目驗螺贏螟蛉的變化經過，沒有「雀入大水則爲蛤」那麼荒唐，更沒芝蘭玉树那種附會與夸大，我沒有讀過法布爾的昆虫記，中國也沒有譯本，但據說是很有益於智慧的一本書，中國也只有程吳諸君下過這種工夫。我爲了這兩種著作，買了全部的安徽叢書，因爲通藝錄單行本不大好買，清經解的本子不全且字小得可怕。何況這叢書還包括了影印的癸巳類稿，附有俞君的手批和他的年譜，雖然我不能一氣貫通地讀完，就是午睡時不斷的讀一兩段而昏然手倦，也有把他們置之座右的必要了。同時你可以明白我買倭名類聚鈔也不過基於此種癖嗜，但不知像和漢三才圖繪之類還容易買到否？若風土的書，我很抱歉，可以說沒有一種是很如意的。中國地方志必須先講分野，宸章，災祥，差不多已佔去全書的二分之一，關於風物人情，却是很少說到。就是日下舊聞考也沒有什麼意思，還不如薄薄的八本天咫偶聞。關於南京的，只有白下瑣言，什麼客座贅語等等，只見金陵叢書的排印本而沒見單行刻本。我的意見，老以爲講地方故實的書應該是刻本好，不然就成了「指南」「案内」一類，很讓人不高興，我雖也有首都志、金陵名勝圖考，北平指南，舊都文物略，可是輕易不去一翻，還是讓沒有到過北京的朋友們看看那些風

景照片罷，嚇，太和殿真偉大！北海的荷葉真多！反正是那幾張，那幾個畫面，幾種角度，在熟諳的人看起來恰如當教員的看見粉筆盒子一樣。對於這方面，反而是日本刊刻的唐土名勝圖會好，翻刻過來的正陽門大街，廣和查樓，荷包巷，燈市口等等，自是不免有點走樣，然而三百年前的遺型終於可以看出一二，喜好歷史的人於是就有說不出的欣悅。久想買萬壽聖典，南巡聖典這種書，因為有精緻的圖，可以看看「熙朝盛世」的光景，玄輝與弘曆無論怎麼猜忌刻酷，總不能不認為是一代英主，一氣五六十年間的「治世」，誰個不要憧憬？尤其是當今的時代！昨天有書店友人帶來一部南巡聖典，點石齋影印的，八本書，却要了八百元錢，想來想去沒什麼道理，看看那些古裏古怪的陣式又是名勝圖會已竟翻刻過了，遂決心不花這一筆冤錢。你假定要知道從前皇帝出巡時的儀仗有多少，那只要你打開這書的大鴉鹵簿圖看看，包你會瞪大了眼睛，舌橋不下的！

步漫房書

把自己特別愛好的東西輯起來也是快樂，我費了六個月的工夫，輯齊了全部凌霄一士隨筆，這只是說整理與裝訂，要想到搜羅全部國聞周報的工程，那真是曠日持久了。就是這樣，我還是沒有買得到民國十八年起始刊載徐君隨筆的一年。結果是向某大學圖書館借了合訂本鈔的。自十八年至廿六年的十年間，我把他訂成八冊，想編一詳目而未能。在整理這篇東西時，同時輯得藏園羣書題記和藏園遊記。我已有藏園羣書題記的續集，北平排印本，很精雅。初集會由大公報出單行本，現亦不甚遇得到。遊記中我還有秦遊日錄的朱印

本，但沒有照片，不如輯本之便於閱覽。古人以輯佚書為終身事業，從前想起來很頭疼，以為這工作太機械，殊不料自己動手作一下，也很有趣，而且是一種有連續吸引力的工作，不容你半途而廢的。有一時期想搜集全部的故宮周刊，結果只買到五冊合訂本，若買全了必須費上我所不能應付的價錢，因此氣憤而把他們送了朋友！而刊物的收藏也就最慚愧，除去全套的國學季刊和多半真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以外，幾等於零。清華學報和燕京學報都是零零落落的幾本，再買雖有全套，我又不大愛看。我自己經手編過的真知學報合訂本，空有漂亮的外壳，和人家這些名實俱符的刊物放在一起殊屬慚愧。搜羅刊物不是易事，有時要跑遍所有的舊紙店舊貨舖，在那用草繩子細好等候按斤出售的「廢紙」堆中掘你所要的金礦，這得多長的時間和精力呢！我不行，只好算了，連幾天前從舊書店拿來的幾冊旅行雜誌合訂本也一古腦不要了，把他還送回去，聽他遭受「還魂」的運命。

許多朋友來先要注意排在迎門書架上的魯迅全集，紅皮的，銀字，燦燦的閃光。我是只費了一百五十元錢由周黎庵兄介紹轉讓的，現在想起來像是說笑話，其實是真的，而且日子也不過兩年。在當時，定價三十元的書漲了五倍，也未嘗不令我吃驚，可是許多吃驚的事現在都變為笑話，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請你趁早不必因一部辭源賣三千元驚慌失措，也許不久會到五千元。我還有中華本的飲冰室全集，價僅三十六元，似乎在白門買書記上談過的，現在你能遇到這書嗎？如果有，我情願出一千元。一千元不過才四分之一石

米呀，合以前的兩元錢而已，哈哈。在我的辭典中最爲書買垂涎的乃是叢書大辭典，這書編得一點也不好，不知爲什麼大家都看重他。楊君從前似曾弄過一個很大的局面，各種屬於索引式的書很印了幾種，但均不甚有意義，他的家據說在「倉巷」，離我現在住的地方正是望衡對宇一般近，書是早已光了，人也沒有一位。叢書的辭典完備者較少，金大編過自己所藏的叢書子目，清華也編過，在開明出版，都是不甚行，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楊君的書便占上峯了。可惜是只有四角號碼而無部首式的索引，對於我這樣討厭一切新編檢字法的人是個很大的警扭。大約這種警扭，頗可代表中國式的改良與革命。

收藏日記是現在很時髦的事，爲什麼？不知道！我自己的理由則是想知道一點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戰亂時期，可惜這很難遇到。過承平日子是古人的幸運便是後人的不幸，因爲不能從那裏找到什麼可寶貴的教訓。越縵堂是趕上咸豐十年英法之役的，似也只有憤嘆。綠督盧（葉昌熾）在庚子之亂時記顛沛流離之狀頗值得一讀，只恨太簡，不嫌其繁。書船庸談（董康）記庚子監斬啓秀徐崇煜乃是追記，不能算是日記。譚獻的復堂日記是選刻的，只記學術，不記私生活，又不繫月日，這個最糟，可以說把好好的史料毀滅了。曾文正公日記擺面孔，看不出什麼喜怒哀樂，其生活也不過天天找人「手談」，究竟那個非常時期中老百姓的生活怎樣，還是不易看得出，與此同病的則有翁文恭公日記，天天記幾起幾起，換什麼褂，什麼袍和帽，皇帝的書讀得好不

好，來了幾位客。研究朝章則可，明了真實生活則不夠。調于日記是前年張幼樵家中新印的，恰好是甲申以後甲午以前的一段，把重要的幾部分都沒有印入，「清流」先生們歡喜一本正經，所以感到道學氣特濃，只有記吳柳堂之死的幾天還有點感情。把這些日記買全也要相當的人力物力，曾文正公日記（影印本）到如今我還沒有。還有如會惠敏的日記，印本多是扁字，沒法卒讀，張蔭桓的三州日記不易買到，薛福成出使日記石印劣本多而刻本少，吳肇甫的日記如譚復堂一樣，經過改編趣味大減，這些種不但現在沒有，將來恐怕也沒力量有。吳漁川的庚子西狩叢談雖然不是日記，而出於口述，可是比普通的日記文章還要好上若干倍，這樣的文章很難得，去年有人把他重印一回確是好事，我的一本就是重印的，買到時正鬧腳氣，給我消磨不少苦楚。華學瀾的辛丑日記對於義和團經過記得並不多，可是從北京到貴陽的路程情形倒很有意思，例如樊城一段云：

「自此以南，燭跋皆削竹爲之，長數寸，合盤皆有細孔，以跋投之，余所購紗燈等皆置了，帚壯竟不相入。用時或以繩來，或以鐵縮，易燭一次，就攜良久，行此路者，不可不知而預防也。」

這是很有用且有味的事，細微的風俗不同可以影響到很大，但平時却少有人注意記錄這些事。嚴範孫先生也有使黔日記，我尚未買得，華君乃其同里後輩，且其哲嗣又是我的多年老友，所以我對此書格外親切，別人也許不見得這樣感到的。

地圖與碑帖，在「寒」齋亦復據了小小的一隅。中國地圖我有申報館六十年紀念的「中華民國新地圖」，乃是一個兩天在「拍賣行」買的，僅一百八十元，後來又遇到兩本，有一本是孫桐崗所用，好幾幅自然圖都扯去了，書店只要六十元錢，介紹一位朋友買了，再一本則已索價一千元，只好長嘆一聲揮之使去。世界地圖有一本德國版的 *Schul Atlas* 乃 *Die* *Polen* 本，李長傳先生告訴我此圖甚好，現在難遇，我是只當做破紙買了來的。對於地理是外行，也不過供讀報時檢視罷了。碑帖呢，那可是不能考究。什麼×字不斷本，×字未損本，把校碑隨筆一個個查對起來，不是我們的力量可以辦得到。只是看見可愛的印本就買下來，價錢不怎麼嚇人，還可以負擔就是。我有五十多冊藝苑真賞社的影印本，這印得本不好，可是多了也是一種收穫。前年買過一冊校本的龍門零種，有一百多張，裱工很精，費了好幾晚工夫用長廣水野二君所編的目錄（附在龍門之研究後面）校過一回，還是不會編好題名。有一回，書買送來有正影印本六朝墓志精華，只要了八塊錢，可以說是我遇到的得意巧事之一。現在這幾冊東西和兩冊校本的龍門廿品，十冊裝釘的龍門零墨都放在一起，實亦無暇研求或臨摹，如其他的碑志一般，僅僅在雨夕風燈之下，拿出撫摩一回，作為微茫的安慰，也就够了。

步漫房書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對自己的東西，人人皆作此想。即令把磁硯作美玉，也可以原諒，因為這是精神的寄托。老實說，什麼是可愛呢？這恐怕還是主觀的，難有客觀的標準。魚固不樂西子，而即且可以甘帶。為他人忙碌了一天，

回家只有這麼一點消遣，於是書房雖然簡陋，在我似是無窮的天地。一冊「三垣筆記」可以消磨整晚，看看武英殿彝器圖錄亦未嘗不可替代媚眼亂飛的近代影戲。個人主義是該死的，可是現在塵頂放踵的哲人也不多，我們沒有機會與能力去兼愛，還是讓自己去不過分沈溺罷，可是，有人說，老去玩古董也是一種沈溺。

對不起，又寫了這樣於人於己兩無謂的文章。

五月十四日

雜誌讀者注意

本誌復刊迄今，瞬將兩載，存書殘缺不全，對補購者輒無以應，深為抱歉，茲陸續精選佳作，編成叢書，已出五種，未窺全豹者請即購閱。

1. 烽火處處 三十元
2. 碧雲天外 五十元
3. 人物種種 三十元
4. 科學新話 三十元
5. 生意經 四十五元